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十七回 別有心腸私譏老母 將何面目重責賢甥

按：張壽接了請客票頭，徑往公陽里周雙珠家。窺進大門，祇見阿德保正躡起腳坐在客堂裏，嘴裏銜一支旱煙筒。張壽祇得上前，將票頭放在桌上，說：「請洪老爺。」阿德保也不去看票頭，祇說道：「勿來裏。放來裏末哉。」張壽祇得退出。阿德保又冷笑兩聲，響說道：「故歇也新行出來，堂子裏相幫用勿著個哉！」張壽祇做不聽見，低頭急走。剛至公陽里弄口，劈面遇著洪善卿。張壽忙站過一旁，稟明姚老爺請。洪善卿點頭答應，張壽乃自去了。

洪善卿仍先到周雙珠家，在客堂裏要票頭來看過，然後上樓。祇見老鴿周蘭正在房裏與周雙珠對坐說話。善卿進去，周蘭叫聲「洪老爺」，即起身向雙珠道：「還是耐去說俚兩聲，俚還聽點。」說著自往樓下去了。

善卿問雙珠：「耐無媽來裏說啥？」雙珠道：「說雙玉有點勿適意。」善卿道：「價末教耐去說俚兩聲，說啥嘍？」雙珠道：「就為仔雙寶多說多話。雙寶也是勿好，要爭氣爭勿來，再要裝體面。碰著個雙玉哩，一點點推扳勿起，兩家頭並仔堆末，弄勿好哉。」善卿道：「雙寶裝啥體面？」雙珠道：「雙寶來咪說：『雙玉無撥銀水煙筒末，我房裏拿得去撥來俚；就是俚出局衣裳，我也著過歇個哉。』」剛剛撥來雙玉聽見仔，衣袋也動著哉，銀水煙筒也動哉，今朝一日天團來咪床浪勿起來，說是勿適意。難末無媽拿雙寶來反仔一泡，再要我去勸雙玉，教俚起來。」

善卿道：「耐去勸俚末說啥哩？」雙珠道：「我也勿高興去勸俚。我看仔雙玉倒討氣。耐不過多仔幾個局，一歇海外得來，拿雙寶來要打要罵，倒好像是俚該來咪個討人。」善卿道：「雙玉也是利害點。耐幸虧勿是討人，勿然俚也要看勿起耐哉。」雙珠道：「俚搭我倒十二分要好。我說俚啥，俚總答應我，倒比仔無媽說個靈。」

正說著，祇聽得樓下阿德保喊道：「雙玉先生出局。」樓上巧因在對過房裏接應道：「來個。」善卿便向雙珠道：「用勿著耐去勸俚哉，俚要出局去，也祇好起來。」雙珠道：「我說俚勿起來末等俚歇，抵拚俚勿做生意末哉。故歇做清信人，順仔俚性子。隔兩日纔是俚世界哉。」

道言未了，忽聽得樓下周蘭連說帶罵，直罵到周雙寶房間裏，便「劈劈拍拍」一陣聲響，接著周雙寶哀哀的哭起來，知道是周蘭把雙寶打了一頓。雙珠道：「倪無媽也勿公道，要打末雙玉也該應打一頓。雙玉稍微生意好仔點，就稀奇煞仔，生意勿好末能概苦嘍。」

善卿正要說時，適見巧因從對過房裏走來。雙珠即問道：「反過仔一泡哉，為啥再打起來嘍？」巧因低聲道：「雙玉出局勿肯去呀。三先生去說說哩，讓俚去仔末好哉。」雙珠冷笑兩聲，仍坐著不動身。善卿忽立起來道：「我去勸俚，俚定歸去。」即時窺過周雙玉房間裏，祇見雙玉睡在大床上，床前點一盞長頸燈臺，暗昏昏的。善卿笑嘻嘻搭訕道：「阿是耐有點勿適意？」雙玉免不得叫聲「洪老爺」。

善卿便過去向床沿坐下，問道：「我聽見耐要出局去嘍。」雙玉道：「為仔勿適意，勿去哉。」善卿道：「耐來裏勿適意，是勸去個好。不過，耐勿去末，耐無媽也無啥法子，祇好教雙寶去代局。教雙寶去代局，勿如原是耐自家去。我說阿對？」雙玉一聽雙寶代局，心裏自是發急，想了想道：「洪老爺說得勿差，我去末哉。」說著，已坐起來。善卿也自喜歡，忙喊巧因過來點燈收拾。

善卿仍至雙珠房裏，把雙玉肯去的話訴與雙珠。雙珠也道：「說得好。」正值阿金搬夜飯來，擺在當中間方桌上。善卿道：「耐也喫飯罷，舒齊仔末也好出局去哉。」雙珠道：「耐阿要喫仔回了去喫酒？」善卿道：「我先去哉，勸喫。」雙珠道：「耐就來叫末哉。倪喫仔飯捕面，快煞個。」

善卿答應了，自去尚仁里衛霞仙家赴宴。雙珠隨至當中間坐下，卻叫阿金去問雙玉，說：「喫得落末，一淘來喫仔罷。」

雙玉聽見雙寶挨打，十分氣惱本已消去九分。又見阿姐特令娘姨來請喫飯，便趁勢討好，一口應承。歡歡喜喜出來，與雙珠對坐，阿金、巧因打橫，四人同桌喫飯。喫飯中間，雙珠乃從容向雙玉說道：「雙寶一祇嘴無撥啥清頭，說去看光景，我見仔俚也恨煞個哉。耐是勿比得雙寶，生意未好，無媽也歡喜耐，耐就看過點。雙寶有啥閑話聽勿進，耐來告訴我好哉，勸去搭無媽說。」雙玉聽了，一聲兒不言語。

雙珠又微笑道：「阿是耐祇道仔我幫仔雙寶哉？我倒勿是幫雙寶，我想倪故歇來裏堂子裏，大家不過做個信人，再歇兩年，纔要嫁人去哉。來裏做信人辰光，就算耐有本事，會爭氣，也見諍得勢。實概一想，阿是推扳點好哉？」雙玉也笑答道：「故是阿姐也多心哉。我人末笨，閑話個好即聽勿出仔也好煞哉！阿姐為好了搭我說，我倒怪仔阿姐，阿有啥實概個嘍？」雙珠道：「祇要耐心裏明白，就蠻好。」

說著，都喫畢飯。巧因忙催雙玉收拾出局，雙珠也自捕起面來。約至九點多鐘，方接到洪善卿叫局票頭。另有一張票頭叫雙玉，客人姓朱，也叫到衛霞仙家，料道是同臺面了。雙珠卻不等雙玉，下樓先行。正在門前上轎，恰遇雙玉回來，便說與他轉轎同去。到了衛霞仙家臺面上，洪善卿手指著一個年輕後生，向雙玉說：「是朱五少爺叫耐。」雙玉過去坐下。

雙珠見席上七客，主人姚季尊之外，乃是李鶴汀、王蓮生、朱藹人、陳小雲等，都是熟識。祇有這個後生面生，暗問洪善卿，始知是朱藹人的小兄弟，號叫淑人，年方十六，沒有娶親。雙珠看他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材，有些與朱藹人相像。祇是羞怯怯的坐在那裏，局促不安，巧因去裝水煙也不吸。巧因便去給王蓮生裝水煙。

當時姚季尊要和朱藹人豁拳。朱藹人坐在朱淑人上首，朱淑人趁豁拳時偷眼去看周雙玉。不料雙玉也在偷看，四祇眼睛剛剛湊一個準。雙玉倒微微一笑，淑人卻羞得回過頭去。

朱藹人豁過五拳，姚季尊又要和朱淑人豁。淑人推說「勿會」。姚季尊道：「豁拳末啥勿會嘍？」朱藹人也說：「豁豁末哉。」朱淑人祇得伸手，起初三拳倒是贏的，末後輸了兩拳。

朱淑人正取一杯在手，周雙玉在背後把袖子一扯，道：「倪來喫罷。」朱淑人不提防，猛喫一驚，略鬆了手，那一祇銀雞缸杯便的溜溜落下來，墜在桌上，潑了周雙玉淋漓漓一身的酒。朱淑人著了急，慌取手巾要來揩拭。周雙玉掩口笑道：「勸緊個。」巧因忙去拾起杯子，幸是銀杯，尚未砸破。在席眾人齊聲一笑。朱淑人登時漲得滿面通紅，酒也不喫，低頭縮手，掩在一邊沒處藏躲。

巧因問：「倪阿是喫兩杯？」朱淑人竟沒有理會。周雙玉向巧因手裏取一杯來代了，巧因又代喫一杯過去。比及臺面上出局初齊，周雙玉又要轉局去，祇得撇了周雙珠告辭先行。周雙珠知道姚季尊最喜鬧酒，直等至洪善卿擺過莊，方回。周雙珠去後，姚季尊還是興高采烈，不肯歇手。

洪善卿已略有酒意，又聽得窗外雨聲淙淙，因此不敢過醉，趕個眼錯，逃席而去。一徑向北出尚仁里，坐把東洋車，轉至公陽里，仍往周雙珠家。到了房裏，祇見周雙珠正將一副牌獨自坐著打五關。善卿脫下馬褂，抖去水漬，交與阿金掛在衣架上。善卿隨意坐下，望見對過房裏仍是暗昏昏地，知道周雙玉出局未歸。雙珠卻向阿金道：「耐舒齊仔末，轉去罷。」阿金答應，忙預備好煙茶二事，就去鋪床吹燈。善卿笑道：「天還早來裏。雙玉出局也勿曾轉來，啥要緊嘍？」雙珠道：「阿德保催過哉。為仔天落雨，我曉得耐要來，教俚等仔歇；再勿去是要相罵哉。」善卿不禁笑了。阿金去後，雙玉方回。隨後又有一群打茶會客人擁至雙玉房裏，說說笑笑，熱鬧得很。

這邊雙珠打完五關，不好就睡，便來和善卿對面歪在榻床上，一面取簽子燒鴉片煙，一面說閑話，道：「王老爺倒原去叫個張

蕙貞。沈小紅阿曉得嘍？」善卿道：「阿有啥勿曉得！沈小紅有仔洋錢末。生來勿喫啥醋哉嘍。」雙珠道：「沈小紅個人，搭倪雙玉倒差勿多。」善卿道：「雙玉搭啥人喫醋？」雙珠道：「勿是說喫醋。俚自家算是有本事，會爭氣，倒像是一生一世做信人，勿嫁人個哉。」

正說時，雙玉忽走過這邊房裏來，手中拿一支銀水煙筒給雙珠看，問：「樣式阿好？」雙珠看是景星店號，知道是客人給他新買的了，乃問：「要幾花洋錢？」雙玉道：「說是廿六塊洋錢嘍，阿貴嘍？」雙珠道：「是價模樣，倒無啥。」雙玉聽說，更自歡喜，仍拿了過那邊房裏去陪客人。雙珠因又說道：「耐看俚標得來！」善卿道：「俚會做生意末，最好哉。勿然，單靠耐一干仔去做生意，阿是總辛苦點？」雙珠道：「故是自然，我也單望俚生意好末好。」說著，那對過房裏打茶會客人一哄而散，四下裏便靜悄悄的。

雙珠卸下頭面，方要安睡，卻聽得樓下雙寶在房裏和人咕唧說話，隱隱夾著些飲泣之聲。善卿道：「阿是雙寶來啾哭？」雙珠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有實概哭末，勸去多說多話哉嘍。」善卿問：「搭啥人說閑話？」雙珠說是客人。善卿道：「雙寶也有客人來浪？」雙珠道：「該個客人倒無啥，搭雙寶也蠻要好，就是雙寶總有點勿著勿落。」善卿問客人姓甚。雙珠說是「姓倪，大東門廣亨南貨店裏個小開」。

善卿便不再問，掩門共睡。無如樓下雙寶和那客人說一回，哭一回，雖辨不出是甚言詞，但聽那吞吐斷續之間，十分淒慘，害得善卿翻來覆去的睡不著。直至敲過四點鐘，樓下聲息漸微，善卿方朦朧睡去。

不料睡到八點多鐘，善卿正在南柯郡中與金枝公主遊獵平原，卻被阿金推門進房，低聲叫：「洪老爺。」雙珠先自驚醒，問阿金：「做啥？」阿金說：「是有人來裏尋。」雙珠乃推醒善卿告訴了。善卿問：「是啥人？」阿金又不認得。善卿不解，連忙著衣下床，趿鞋出房，叫阿金：「去喊俚上來。」

阿金引那人至樓上客堂裏，善卿看時，也不認得，問他：「尋我做啥？」那人道：「倪是寶善街悅來棧裏。有個趙樸齋，阿是耐親眷？」善卿說：「是個。」那人道：「昨日夜頭趙先生來啾新街浪同人相打，打開仔個頭，滿身纔是血。巡捕看見仔，送到仁濟醫館裏去。今朝倪去張張俚，俚教倪來尋洪先生。」善卿問：「為啥相打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故是倪也勿曉得。」善卿也十猜八九，想了想便道：「曉得哉。倒難為耐啾，晚歇我去末哉。」那人即退下樓去。

善卿仍進房洗臉，雙珠在帳子裏問：「啥事體？」善卿推說：「無啥。」雙珠道：「耐要去末，喫點點心了去。」善卿因叫阿金去喊十件湯包來喫了，向雙珠道：「耐再因歇，我去哉。」雙珠道：「晚歇早點來。」

善卿答應，披上馬褂，下樓出門。那時宿雨初晴，朝暉耀眼，正是清和天氣。善卿徑往仁濟醫館，詢問趙樸齋。有一人引領上樓。推開一扇屏門進去，乃是絕大一間外國房子，兩行排著七八張鐵床，橫七豎八睡著幾個病人，把洋紗帳子四面撩起攢在床頂。趙樸齋卻在靠裏一張床上，包著頭，絡著手，盤膝而坐；一見善卿，慌的下床叫聲「娘舅」，滿面羞慚。

善卿向床前藤杌坐下。於是趙樸齋從頭告訴，被徐、張兩個流氓打傷頭面，喫一大虧，卻又嚙蘇疙嗒說不明白。善卿道：「總是耐自家勿好，耐到新街浪去做啥？耐勿到新街浪去，俚啾阿好到耐棧裏來打耐？」說得樸齋頓口無言。善卿道：「故歇無啥別樣閑話，耐等稍微好仔點，快點轉去罷。上海場花耐也勸來哉。」樸齋囁嚅半晌，方說出客棧裏缺了房飯錢，留下行李的話。善卿又數落一場，始為計算棧中房飯及回去川資，將五塊洋錢給與樸齋，叫他作速回去，切勿遲延。樸齋那裏敢道半個「不」字，一味應承。

善卿再三叮嚀而別，仍慙出仁濟醫館，心想回店幹些正事，便直向南行。將近打狗橋，忽然劈面來了一人，善卿一見大驚。乃是陶雲甫的兄弟陶玉甫，低頭急走，竟不理會。善卿一把拉住，問道：「耐轎子也勿坐，底下人也勿跟，一干仔來裏街浪跑，做啥？」陶玉甫抬頭見是善卿，忙拱手為禮。善卿問：「阿是到東興里去？」玉甫含笑點頭。善卿道：「價末也坐把東洋車去哩。」隨喊了一把東洋車來。善卿問：「阿是無撥車錢來裏？」玉甫復含笑點頭。善卿向馬褂袋裏撈出一把銅錢，遞與玉甫。玉甫見善卿如此相待，不好推卻，祇得依他，坐上東洋車。善卿也就喊把東洋車，自回咸瓜街永昌參店去了。

陶玉甫別了洪善卿，徑往四馬路東興里口停下。玉甫把那銅錢盡數給與車夫，方進弄至李漱芳家。適值娘姨大阿金在天井裏漿洗衣裳，見了道：「二少爺倒來哉，阿看見桂福？」玉甫道：「勿曾看見。」大阿金道：「桂福來張耐呀，耐轎子哩？」玉甫道：「我勿曾坐轎子。」說著，大阿金去打起簾子，玉甫放輕腳步進進房裏。

祇見李漱芳睡在大床上，垂著湖色熟羅帳子。大姐阿招正在揩抹櫥箱桌椅。玉甫祇道李漱芳睡熟未醒，搖搖手向高椅坐下。阿招卻低聲告訴道：「昨日一夜天咿勿曾困。困好仔再要起來，起來一埭末咳嗽一埭，直到天亮仔坎坎困著。」玉甫忙問：「阿有寒熱？」阿招道：「寒熱倒無撥啥寒熱。」玉甫又搖搖手道：「勸響哉，讓俚再困歇罷。」不料大床上李漱芳又咳嗽起來。

第十七回終。